

读著名漫画家王乐天先生的漫画《新编“关公战秦琼”》，见有题注云：“关公使铜不对路，秦琼使刀玩不转。”望着画面上关公使铜的别扭劲，感慨之余，不禁产生一种近乎荒唐的遐想：“假如当初关公使用铜……”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刘、关、张并非行伍出身，更没有进“军事院校”攻过“大刀、长矛专业”。桃园结义之前，刘备贩履（卖麻鞋），关羽推车当脚夫，张飞杀猪（要说有专长，三人的专长委实不怎么样）。只是后来为了镇压黄巾义军，刘备才为自己打造了双剑，为关、张二人分别打造了大刀和长矛。后经长期征战疆场，三人逐渐使惯了兵器。假如当初刘备为云长打造的是双铜，为翼德打造的是铜锤，后人便会有“双铜关公、铜锤张飞”的说法；今天王乐天先生漫画的题注也得改成“关公使刀玩不转”了。

众所周知，建国以来我们并没有开办专门培养县长、厂长、党委书记的“党政官员学校”（将来也未必会有）。大部分县长、厂长、党委书记原本是扛枪打仗的，抡锤头、锄把做工务农的。后来把他们摆到了“官”的位置上，十年、二十年，他们也就

假如关公当初使用铜

咸阳 高时阔

有了做“官”的“专长”了。于是也使形成了一支我国所特有的“工农型”的干部队伍。

如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大批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干部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来，可惜工作刚开了个头，就有人抱怨，知识分子不清世故、不会当“官”，让他们当“官”是弃长用短、强人所难，似乎知识分子生来就不是当“官”的材料。这实在是一种偏见。

事实上，由于知识分子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和文化素养，熟悉领导艺术的过程肯定要比文化基础较低的人来得快。而且不是快一点，而是快得多。假如十年二十年之前，我们的眼光能放远点，不那么狠地批判“读书做官”论（真不知有几人是因为读书而“做官”的），多提拔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工作，现在岂不就有了一大批既能搞科研又能当“官”，既懂经济又谙党务的“官”“民”两

用人才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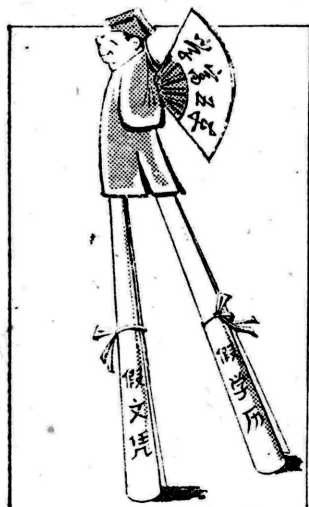
假如打算让关公用铜，还是放心地把铜交到他的手上吧！



从史进的花棒说起

澄城 马力

《水浒》里有个叫九纹龙史进的，专好刺枪使棒，经七八个师父指教，能把一条棒使得风车儿似地转。



高晓

孟德润

可惜他学的是“花棒”，只好看，上阵无用。与王进教头一较量，便棒丢人翻。后来拜师王进重新习练，才真正学通了十八般武艺。由此联想到今天的读书自学，仍然不乏有喜欢赶时髦、搞“花法”的，单纯追求文凭装点门面，即是一例。

常言：“要学惊人艺，需下苦功夫”。文凭乃一定知识水平的标志，理应经过勤学苦练而获取。可是，某些人为了做招牌、捞实惠，竟挖空心思使出种种唾手可得的妙法，诸如后门“跑”、趁机“捞”、突击“挣”、抄假“骗”、高价“买”、低标

“凑”等等，大发起“文凭疯”来了。岂不知“为学大病在好名”。习枪练武搞“花法”，练不出硬功夫；做学问摆花架子，学不到知识的真谛。怀揣巧取的一纸文凭，如同史进的花棒，同样是上不了“阵”的。曾有某君，靠“活动”“补办”得一张大专毕业证书，应聘出任教职，但没多久就被辞退了。后来他深有感触地说：“原以为拿上文凭就捧上金饭碗，不想‘栽李不结桃，假的真不了’啊！”

这里想起十七世纪墨西哥有位才貌双全的女诗人，名叫索尔·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据说她有着美丽的长发，但她立下规矩：如果没有学会规定的课程，就要剪掉美发以对自己惩处。后经长期苦学，终于才华过人。她说：“如果是一个没有知识的空洞脑袋，就不应该有漂亮的头发作装饰。”而一些人，明明是空脑袋的“光秃”，却硬将文凭当“假发”，以炫耀自己，比相之下，该如何呢？

自然，当今重实学轻名利者还是居多数，前不久出席全国职工读书自学活动经验交流会的近三百名优秀知识分子，就是千千万万刻苦读书自学者的代表。但愿那些指望文凭应景点缀、谋取进身者，学习这些优秀分子的求实精神，摒弃“花棒”式的假文凭，学到“十八般武艺”的真功夫，成为四化建设的栋梁之才。

小幽默

两个男孩谈论着：“我问你，我们的祖先没有电，没有收录机，也没有电视。真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够生活下去？”

“因此，他们都死了。”

（崔纪鹏译）



然，赤裸裸的东西未必就不好。裸体画就是赤裸裸地一丝不挂么；而且还被称之为艺术。古希腊的哲学家就认为，在万物中只有人体具有最匀称、最和谐、最庄重、最优美的特色。既然人体是美的，那又何必穿衣遮掩呢？实在是令人

说说“有关部门”

牛茂林

报上登载读者来信，来信结尾常爱写“希望有关部门尽快解决”之类的话。结果呢，有的“有关部门”不知是由于没看报，不了解“信息”，还是因为不清楚自己算不算“有关部门”，竟然置之不理。记得两年前《西安晚报》刊登“读者来信”，说革命公园内有块于右任先生手书碑石，被打为两截，一截躺在湖畔任游人践踏，实在可惜，“有关部门”应妥为收藏云云。但时至今日，碑石仍在横卧，无人光顾。

不久前报上又有反映，说乘车秩序混乱，一女学生在乘公共汽车时被人踩伤，“有关部门”应加强管理等等。然延至今日，乘车一窝蜂、拚命往上冲的不文明现象依然如故。

为什么“有关部门”常常无动于衷呢？笔者思考再三，并经过一番查询，方知原因有三：一是“有关部门”太多。比如乘车秩序的维持，“有关部门”有“公交公司”、“公交派出所”、也有“交警中队”。到底何主何辅呢？似乎法典上没记载，所以三家都可管都可不管。二是“有关部门”不愿得罪人。“有关部门”管理也不是一件易事，管理要用人力物力不说，有时一不小心得罪了什么老爷的“小舅子”，不但管不住，而且可能生一肚子窝囊气。何况有些“管”又管不出钱来（不能罚款），实在有点

谨防文凭失去作用

宝鸡 胡中玉

近来，社会上一些人不是为了追求知识，而两眼只盯在“文凭”上。由于追求“文凭”者日渐多了起来，即形成“文凭热”。这样一来，“文凭”则象紧俏的商品一样，价钱昂贵起来。于是经营这门生意的单位和个人也越来越多。到处贴通知，发广告，以各种形式招收所谓专业学员。其中有的时间不到一年，即可发给大专“文凭”；有的收费越来越高。经营这门生意，可谓两全其美。对办学来说，不用多大气力，便能捞一笔可观的钱财；对追求“文凭”者来说，

“坦率”和“赤裸裸”这两个词儿到底有什么区别，原来好象还是清楚的。后来，不知是听多了，见多了，还是想多了，竟渐渐地含混起来。

譬如说吧：“文革”时期有句颇为流行的话，叫做“脱裤子，割尾巴”，并说那些敢于脱裤子的人是坦率的。但是，脱了裤子不就成了赤裸裸的了么？莫非坦率就是赤裸裸？

当

杂文专页

坦率·赤裸裸·风化

顾剑峰

越想越糊涂了。

不过“艺术源于生活”，这可是许多书上都这么说的，都这么说恐怕就是真的了，于是我便注意起生活来了。果然，发现生活中确有不少赤裸裸的东西。

例如某厂开订货会，采购员们不远千里赶来了。不知是谁说过“顾客就是上帝”的话，既然顾客是上帝，采购员又是顾客的“总管”，主人当然得对之“顶礼膜拜”了。考虑来考虑去，觉得送什么“礼”也难称众“神”意。既然“礼”也是拿钱买，干脆“坦率”点儿，送钱。结果，这“礼”的面纱也被揭去了，成了赤裸裸的……

再例如谈恋爱吧，正当谈得“情烈”之际，一方却“坦率”地提出了“彩电问题”、“冰箱问题”，还有眼下时兴的“金首饰”问题，于是，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揭去了，又变成了赤裸裸的了。

不过，赤裸裸的“艺术”好象总有点不合国情。八一年西安西郊某俱乐部办了个裸体画展，据说，不少参观者都觉得怪腻腻的，最后的意见薄上也是反对者居多。

大概是头脑里还有点什么残余，我也觉得这赤裸裸的东西实在有伤风化，并疑心这党风、民风、社会风气的歪，大抵与这赤裸裸的有点关系。



“划不来”，其三，是报上只知照登来信，忘了跟踪报道，“雷声大，雨点小”，常此以往，有些“有关部门”也就乐得装聋卖哑了。

解决问题的方法何在？我看根本还是要重新探讨一下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是什么——尤其是“有关部门”的共产党员领导。知道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活着的主要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光拿钱，不办实事，更不是空喊高调，愚弄群众，那么“有关部门”就会闻声而动，问题就会及时得到解决。



刺猬

（寓言）

猫头鹰问刺猬怎么睡着后还要把身上的刺撑开。刺猬回答说：“因为我睡着的时候，不等于所有的敌人也入了梦境。”

（王 辑）



全凭嘴一张
积 令

放心吧，我肚里有数

